



# 兔彭与猴孟

吐克原著  
啟帝編譯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少年兒童故事叢書

# 兔彭與猴孟

著 譯 原 編  
克 蒂 原 編  
吐 啓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少年兒童故事叢書

2001—4000 冊

孟 猴 與 彭 兔

|     |           |
|-----|-----------|
| 著 者 | 吐 克       |
| 譯 者 | 啓 蒂       |
| 印刷者 | 大 新 印 刷 廠 |
| 出版者 | 北 新 書 局   |

上海復興中路 541 號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版 定價四千四百元

總發行所 童 聯 書 店

上海天津路十九號

目次

- 一 孟猴與彭兔相遇……………一
- 二 愁眉苦臉的馬・和孟猴的幫助……………一三
- 三 孟猴的孿生兄弟……………二七
- 四 孟猴奏樂和檢討會……………四〇
- 五 野山貓失勢……………五四
- 六 孟猴想飛行……………七二
- 七 彭兔的智慧……………八四

## 孟猴與彭兔

### 一 孟猴與彭兔相遇

孟猴住在一個馬戲班裏的一個籠子裏，很高興，馬戲班常常從這個城搬到那個城，並且就在城郊附近駐紮下來，讓人們來參觀這些動物。人們都特別愛看孟猴。他們用手杖觸動他，扯他的尾巴，把香蕉給了他又奪回去，於是便哈哈地笑他。這是使他最難堪不過的了。每人都把孟猴逗一個夠，帶着嬉皮笑臉的面孔，在他的籠子前面不斷地走過去；這使他感到很苦惱。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猴子都過這樣的日子？」他心裏想。然而在馬戲班裏沒有別的猴子，所以他也不能去問誰。但是他却想像着一種猴子的樂園：有千百棵的樹，有綠葉和硬殼的果子；而且你還可以在樹枝間打鞦韆，或是用尾巴勾着樹枝翻筋斗，即使你要拿果子去扔別的猴子，也都

隨你的意。然而這只不過是一個夢想。孟猴從來也沒有見過周圍有棵樹；因爲馬戲班總是駐紮在一個曠野的中心，孟猴的目光也就只能限於一圈被人蹂躪的草地和到城裏去的大路罷了。

後來，在八月裏，有一天，馬戲班在一片樹林旁的曠野裏駐紮下來了。這回孟猴在他的籠子裏可真正看到巨大壯麗的樹木了，多少長得那麼青蔥的枝葉在輕風裏擺動着。雖然在樹林和曠野之間還擋隔着一道灌木栽成的圍籬，不過孟猴卻能從圍籬的上面看過去。他看得多麼出神啊！他就整天出神地望着，心想那些樹多好看啊。「想想看，住在那裏多好！」孟猴轉着念頭。

有一天，他比往常更迫切地想着，他多麼希望能在那樹林裏過活啊。這時一個危險的叫人吃驚的念頭湧上了他的心頭：爲什麼不到那兒去呢？爲什麼不逃出這個馬戲班，真正的到那兒去呢？

起初，孟猴差不多嚇得不敢多想了。那是何等胆大妄爲的從來沒聽說過的冒險行徑啊，不過他愈想愈覺得那主意妙——他不能夠叫他自己不這麼想。



「我得試一試，」他想：「我得試一試！」

但是怎樣試法呢？這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們從來沒有把孟猴放出過籠子，除非是抱在看守人的手裏，或是給他戴上一個鎖練。孟猴想了又想，終於想到了一個計策。

「我得這麼做，」他想：「明天等看守人來的時候，我蹲在一個角落裏假裝不快活。那麼也許他就會把我放在他的肩膀上，逗我高興，就像上次他曾經那樣做過似的。然後我就向樹林裏逃之夭夭。啊呀！」孟猴又想道：「如果他們捉住了我，我可不知道他們會怎樣對付我啦？」

但是孟猴又想到那個美妙的樹林和那兒枝葉叢密的大樹。

「他們捉不着我的，」他說：「我一到樹林裏，他們就捉不着我了。就憑我的名字叫孟猴，他們就捉不着我。」

第二天早晨，看守人走到孟猴的籠子前面，發現孟猴背着身子蹲在角落裏。

「嘿，孟猴，」他說：「怎麼啦！」孟猴却一動也不動。

「起來，」看守人說：「醒醒啊，孟猴。」可是孟猴還是一動也不

動。

「得，得，」看守人說：「讓咱來看看你怎麼啦。」於是——好高興啊！——他就把手伸進籠子，把孟猴抓在手裏，放在肩膀上。這個計策能行！孟猴的心開始猛烈地跳起來。

這個看守人拍拍他，撫弄撫弄他，孟猴坐在他的肩頭上一個勁地發抖，他的敏捷的小眼睛東張西望着。

「這條是我的路，」他自言自語地說：「跳上這籠子，然後沿着那些蓬車的車頂——然後跳上圍籬中間的一棵樹枝——然後，我就到樹林裏了。然後——啊，孟猴啊！」孟猴在看守人的肩上坐着一動也不動。看守人還不住地在拍弄他，說着話。

「他沒有疑心我，」孟猴心想：「現在——逃吧！」於是他一聳身，快速地向上竄，跳上籠頂就跑了。

「嘿，孟猴！」看守人叫，「回來！孟猴！回來！」

但是孟猴却爲了他可貴的生命，沿着蓬車頂向前飛奔：一——二——三——四個蓬車頂奔過去了。現在上樹了。孟猴向上的樹枝躍去；握住



了枝幹，在圍籬的另外一邊跳下去。現在前面還有一塊空地，過去便是樹林了。背後，孟猴聽見馬戲班的人們在圍籬邊搜尋，一面叫罵着找尋一個圍籬的缺口。於是他疾走如飛地，心頭狂跳地逃過這塊



五碼二吋寬的空地，一轉眼他就在这樹林的蔭庇之下了。他逕直地奔向最近的一棵樹，爬上去，氣喘吁吁地又爬上了高枝。

但是他並沒有在那兒逗留；他又躍到第二棵樹上，再一棵、一棵地跳過去；穿過一棵棵樹頂直奔樹林的深處。他向前跑，生平從來也沒有這樣跳躍過，最後他在一棵高大葉密的橡樹的幹枝



上歇下來，坐在那兒，上氣不接下氣地直喘。

「行了！」孟猴說。

可是他雖然很高興，他自己已經逃出了這麼遠，他却知道這還是不安全的。可不是麼，馬上他就聽到了嘈雜的人聲，馬戲班的人們在樹林裏開着路向他這邊找過來。

「我現在是不是待在這兒不動？」孟猴想：「要不我……」

但是只容許他想到這兒，因為久住在籠子裏，使他喪失了辨別聲音遠近的能力。所以當孟猴以為馬戲班的人們還在老遠的時候，事實上他們却已經很近了。孟猴不知道他們到底有多麼近，直到一塊木頭拋過他的頭，那可真是近極了。

「在那兒吶，」有一個人在下面喊，於是一些人都從樹叢裏衝了上來，把孟猴的樹團團包圍住。孟猴便一個勁地向上爬。

「啊呀，」孟猴想：「我又要被捉了！」他飛身一躍，跳到另外一棵樹上，可是人們都看見了，便追着喊。他來不及多想，只看到他自己和追趕他的人拚命在賽跑：他在樹巔上飛奔，一把把地抓着樹枝向前跑，昏頭

昏腦地從這棵樹跳過那棵樹，前腳、後腳和尾巴一齊運用。他得跳過一些樹和樹之間的空間，他也無暇去看是不是跳得過。有時跌下來跌得他的肚皮都翻了身。那些馬戲班裏的人就一直在樹下面追趕，孟猴怎麼也不能超過他們，使他們落在他的後邊。當初多麼渴望着樹林中間奔跳的孟猴兒，這時才了解了爲了自由而逃命是怎麼一回事了。他的心都跳到他的喉嚨裏了，喘得上氣不接下氣。在他的下面就是那羣老是追逐着他要想獵取他的人們。他們呼號、叫喊，一面在亂樹叢裏砍伐着，劈折着開路。

「我不能讓他們捉住！」他氣喘地說：「我一定不！」於是——好高興啊！——他跑到樹木最密的地方了。好一會兒，他看不見追逐他的人。孟猴鼓起他最後一點氣力。他鑽進密葉叢裏，爬過一棵大樹的軀幹，又順着一條悠蕩的樹枝兒悠蕩出去，閃開了差一點打着他臉的枝子，現在他一溜再一跳，跳到第二棵樹上。跟手孟猴又立定兩腳，再一竄——這時他才知道又糟糕了。這棵樹原來是樹林最靠邊的一棵樹，外面就是一片空地。

要躲開這塊空地只有走回他原來的路，而在這條路上，馬戲班的人們

正緊跟在他的背後，穿過樹林，追尋他呢。

現在只有一條路了。孟猴又氣喘，又惶恐，他從這棵大樹上溜下來，匆匆地奔過這片空地。他根本沒有時間仔細選擇道路。一塊大木頭攔在他的路前，他跳過去，不料一腳踏進一個地上的洞；跌了一交，剛爬起來，又一頭栽了下去，這次他已經差不多動彈不得地倒在一堆葉子裏了。

「我這可完了，」孟猴氣喘地說。他隱約地聽見追他的人聲。現在是絕望了。他倒在那兒一動也不動，等着被捉。

這時他耳邊聽見一個聲音。

「快！」那聲音說：「往洞裏鑽，盡量地往深裏鑽。」

孟猴眼前只恍惚看見有這麼一個大耳朵大眼睛毛絨絨的動物；他隨即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頭鑽進一個黑漆漆充滿泥土氣的洞裏。這個洞也就剛剛容得下他的身子。他拚命地盡可能地往下爬，隨即停下來，靜靜地伏在那兒傾聽。

他聽到腳步的聲音，又聽到那些追到空場上來的嗡嗡的人聲。

「哪兒去啦？」有一個聲音說：「我明明看見他跑過這個空場的。」

「走吧，」另外一個聲音說：「你看到的是隻兔子。」

接着就聽見晃動樹枝和劈折樹枝的聲音。

「看——兔子！」還是那個人的聲音喊着。

但是其他的人都叫道：「孟猴，在那兒吶！」隨即孟猴聽見他們奔過空場，走進另外一座樹林裏去了。慢慢地這些人的聲音消失了，一直等到整個樹林都靜了下來。

「一定是那個小動物，」孟猴想道：「他把他們帶走了，他們以爲他就是我哩。多麼了不起的英勇啊！」

孟猴決定最好是在這兒等着。雖然怪不舒服而且也很悶塞，可是究竟比被捉去的好。於是他等着。

過後，似乎等了好半天，他覺得腦袋上被敲了一下。

「不要緊了，」那個兔子的聲音說：「這是我呀。」

孟猴只能看見一對亮晶晶的眼睛，另外隱隱還看見一個拱起的背。

「我從另外一條路進來的，」兔子解釋道：「我引着你那羣朋友在樹林裏兜了個圈子便又回來了。他們現在放棄追趕你了。我想他們累得怪慌

的，」兔子說：「我領他們走過所有那些棘叢、亂林和什麼的。」

「你真是英雄啊，」孟猴讚美着說：「我不知怎樣感謝你才好。」

「啊，那沒什麼，」兔子說：「頂好玩的。按說你也可以出洞了。我看你一定很不舒服吧。」

孟猴便屁股倒退地退出了洞，兔子也跟着鑽了出來。

「你真是個樣子很特別的動物，」兔子把孟猴打量了一番說：「你到底叫什麼名字呀？」

「我是個猴子。」孟猴怪難爲情地說。這還是他第一次同一個比他小的東西談話，使他覺得自己怪粗笨的。

「是這麼回事，」他說。於是他就把他在馬戲班裏如何不快活，如何逃跑，怎樣險些兒被捉住，並且說他得到了自由是多麼的開心。

「好啦，他們如今已經放棄了你啦，好吧。」兔子說：「我離開他們之前看見你的朋友們在收拾行李。我想，他們要搬到別處去了。」

「真的！」孟猴說：「那我可真的自由了！啊，我多快活啊！」於是他繞着空場跳躍，唱着一個臨時編的歌，因爲他覺得多快活喲。





「好了，好了，」兔子說：「我想你並沒有什麼好嗓子。你現在打算做什麼？」

孟猴停止了歌唱。

「我不知道，」他說，覺得有些掃興。隨即一個大胆的思想觸動了他。

「你是？」他說：「我是說你肯——你能——我的意思是說——啊，我們能老在一起嗎？你想，你貴姓是？……」

他停下來，拚命地希望他沒有太冒昧，還希望兔子願意和他交朋友。

「我的名字叫彭，」兔子說：「我所有的朋友都這麼叫我的。是兔子的小名，你知道，……好吧，孟猴，從今兒起我們就在一起了。我多少也有些嫌冷靜，我也還能交個朋友。我在這樹林裏遭受了很多麻煩。你可以幫幫我的忙。譬如說，有一隻野山貓……可是，我看，你需要吃些東西了吧，咱們走走好麼？」

「好的，彭，」孟猴說，重新又覺得高興起來。於是孟猴和彭兔一起向樹林裏走去。

## 二 愁眉苦臉的馬·和孟猴的幫助

孟猴跟着彭兔住在樹林裏很久很久，才敢到樹林的邊界以外去。在林子裏面，他知道他是很安全的，一則因爲他在樹林裏誰也捉不到他，二則也由於他遇到危險的時候，他的忠實朋友，那兔兒，常常隨時警告他。

可是有一天早晨——一個美麗的早晨，當太陽光正熱烘烘地透過了樹枝，微微的風擺動着樹葉——孟猴感到特別地有冒險精神。

「我說，彭，」他說道：「我們今天到哪兒玩玩去罷？」

彭想了一會兒。

「好吧，」他最後說道：「我們去看一匹馬去，要是你願意的話。」

「看一匹馬？」孟猴說：「那有什麼好玩兒？」

「好吧，我不過提一提罷了，」彭有些惱了地說：「這匹馬碰巧是我的一個朋友。當然，你要是不想去，便可以不去。他不過是『我』的一個朋友，當然啦。」

「無論誰，只要是你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孟猴趕緊打圓場說；